

中国私家藏书

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

经世文鉴金楼子

12

〔清〕苏渊雷纂
〔南朝〕萧绎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

書

中国私家藏书

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

金楼子

〔南朝〕萧绎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一卷

- 兴王篇一 569
- 箴戒篇二 601

第二卷

- 后妃篇三 618
- 终制篇四 630
- 戒子篇五 633
- 聚书篇六 642
- 二南五霸篇七（存目） 645

第三卷

- 说蕃篇八 646

第四卷

- 立言篇九（上） 692
- 立言篇九（下） 720

第五卷

- 著书篇十 745
- 捷对篇十一 757
- 志怪篇十二 763

第六卷

- 杂记篇十三（上） 782
- 杂记篇十三（下） 803
- 自序篇十四 811

诗 赋

折杨柳	816
半路溪	816
燕歌行	816
咏 雾	817
山江陵县还二首（其一）	817
遗武陵王	817
咏细雨	817
咏 梅	818
春别应令四首（其四）	818
采莲赋	818
荡妇秋思赋	818

原 序

【原文】 先生曰：“余于天下，为不贱焉。窃念臧文仲既歿，其立言于世。曹子桓云：‘立德著书，可以不朽。’杜元凯言：‘德者非所企及，立言或可庶几。’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。常笑淮南之假手，每嗤不韦之托人，由是年在志学，躬自搜纂，以为一家之言。

“粤以凡庸，早赐茅社，祚土潇湘，褰帷陕服，早摄神州，晚居外相。文案盈前，书幌未辍，俾夜作昼，勤亦至矣！其间屡事玄言，亟登讲肆，外陈玉铉之文，内宏金叠之典，从乎华阴之市，废乎《昌言》之说，其事一也。六戎多务，千乘纠纷。夕望汤池，观仰月之势；朝瞻美气，眺丰烟之色，替于笔削，其事二也。复有西园秋月，岸帻举杯，左海春朝，连章螭翰。虽有欣乎寸锦，而久弃于尺璧，其事三也。而体多羸病，心气频动。卧治终日，睢阳得善政之声；足不跨鞍，聊城有却兵之术。吾不解一也。常贵无为，每嗤有待。闲斋寂寞，对林泉而握谈柄；虚宇辽旷，玩鱼鸟而拂丛蓍。爱静之心，彰乎此矣。而候骑交驰，仍麾白羽之扇；兵车未息，还控苍兕之军。此吾不解二也。有三废学、二不解，而著书不息，何哉？若夫隐沦之愚谷，是谓高阳之狂生者也。

“窃重管夷吾之雅谈，诸葛孔明之宏论，足以言人世，足以陈政术，窃有慕焉。老生有言：‘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矣。’有是哉！有是哉！裴几原、刘嗣芳、萧光候、张简宪，余之知己也。伯牙之琴嗟，绿绮之长废；世卿之骥驱，白马其安归！昔为俎豆

之人，今成介胄之士，智小谋大，功名其安在哉？”

盖以金楼子为文也，气不遂文，文常使气，材不值运，必欲师心。霞间得语，莫非抚臆；松石能言，必解其趣。风云元感，悦获见知。今纂开辟已来，至乎耳目所接，即以先生为号，名曰《金楼子》，盖士安之《玄晏》，稚川之《抱朴》者焉。

兴王	二南五霸	捷对
箴戒	说蕃	志怪
后妃	立言上	杂记上
终制	立言下	杂记下
戒子	著书	自序
聚书		

至正三癸岁春二月望日，叶森
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

【译文】 南朝梁代孝元皇帝萧绎说：“我生在这个人世间，也算是够尊贵的啦！我常想，春秋时执掌鲁国朝政的臧文仲虽已去世，但他为后人留下足以资鉴的金玉良言。曹丕（字子桓）也说：‘建立了功德的人，应当著书立说，这样才能永垂不朽。’杜预（字元凯）说：‘我不敢奢望自己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但为后世留下一些有价值的著作，还是可以办到的。’有鉴于先辈的这些言教，所以我在日常起居时，喜欢舞文弄墨，把著书立说当做自己平生的最高志向。在与朋友们闲聊时，我常常嘲笑西汉淮南王刘安，让幕僚来为他编书；吕不韦让门客写书却挂上自己的大名，因此我立志钻研学问博览群书，亲自动手搜集资料，辛勤写作，以成一家之言。

“我本来是一个平庸的人，只是因出生在帝王的家庭，六岁时就被封为湘东郡（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市）王，可以坐享二千户的租税；十八岁上，出任荆、湘六州军务兼刺史，年纪轻轻，已经手握中原地区的军政大权；晚年又以外相身分镇守江陵，身兼

西南数州的军政要职。虽然我的书桌上军政公文堆集如山，但是从未停止过读书，日以继夜，手不释卷，可以说是勤奋好学之至啦！在我的读书生涯中，曾多次深入钻研过老庄的学说，并且经常登台向数千人讲演。为了管理国家事务，所有的军政文书从来都是我亲自撰写，只要有点空闲，我就研究、弘扬佛法。我自从小心向往修仙学道，对国事俗务，往往漫不经心。这是我性格中的第一个特点。我管理西南地区的政务，那里自来是与边疆六个少数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地方，战事连年不断。夕阳西下时，我喜欢眺望城外的护城河，仰观夜空中的新月；朝霞满天的时候，我又陶醉于如烟如雾的晨光。由于忘情于如染如画的山光水色，我常将写作置之脑后。这是我的又一个性格特点。更不用说每当秋高气爽，园林如染，佳宾文友锦衣美饰，诗酒相和，情思若东海之春潮，华章连篇，风骨直追古人。每遇此种情景，就欢喜叹赏即兴挥洒的简短妙文，欣喜舞蹈，却耽误了传世诗文的创作。这是我的第三个性格特点。再说，我自幼柔弱多病，心气躁浮，虽然卧病终日，可在我所治理的地方颇有政绩；虽然不能跨战马、驰疆场，但能像战国时的鲁仲连那样，胸中自有克敌制胜的奇策。对此，我自己也对此也不能解释。我内心崇尚‘清静无为’，常常嘲笑所谓待价而沽。闲居寂寥的时候，与友人在林中泉边，以手执拂尘终日清谈为赏心乐事；晴空万里，心旷神怡的时候，或观鱼玩鸟，或拈著占卜。喜爱爱清静的心性，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。可惜生在战火连绵的岁月，不得不指挥千军万马；战争一天不止，就得担负起统帅水陆三军的重任。这也是让人不能理解的。有此三样影响钻研学问的爱好，两种不可理解的际遇，可我依然不停地著书，嗜文如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假如我隐逸山林，肯定是一个放荡不羁、笑傲红尘的狂人。

“我心底非常看重春秋时管仲的清雅的言谈，三国时诸葛亮的宏大议论。他们的论著足以阐述人生，评论时政，真让人向往、羡慕啊！先辈说过：‘能理解我的人本来就希少，而能遵循、实践我的理论的人就更可贵。’是啊，是啊！裴几原、刘嗣芳、

萧光侯、张简宪，他们都是我的知己。春秋时的俞伯牙只因知音已逝，便终生不再弹琴；像汉代范式这样重于友情的俊杰世间已不再有，神骏的良驹还能去哪儿寻找朋友呢！一个生来文质彬彬的读书人，结果成了一介武夫；没有从政的智慧，却心比天高，还有什么功名伟业好谈呢？”

以“金楼子”为笔名的萧绎，所以有这些感叹，大概是觉得自己的文章不能完全表达内心的想法，满足内心的宏愿，反而使自己的思想屈从文体的需要；才华与命运相乖，却一定要以内心的真情实感为准则。从月色霞光中得到的灵感，其实都是内心的感受；由松涛山石启迪的妙语，一定要追寻情趣的原由。其实大自然原本没有感觉，都是作者偶然触景生情、睹物见性而已。现将萧绎开始写作直到临终时的所有文章，凡是我所知道的，汇作一篇，就用他自己的笔名“金楼子”为名出版，其价值也许不在皇甫谧的《玄晏春秋》和葛洪的《抱朴子》之下吧。

这里所汇集的作品目次如下：

兴工	二南五霸	捷对
箴戒	说蕃	志怪
后妃	立言上	杂记上
终制	立言下	杂记下
戒子	著书	自序
聚书		

元至正三年癸未岁（公元 1343 年）春二月
十五日，叶森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。

第 一 卷

兴王篇一

【原文】 粤若稽古天皇氏、地皇氏、人皇氏，分有十纪：一曰九头，二曰五龙，三曰括提 [《春秋元命包》作“摄提”，《博雅》又作“挺提”]，四曰合洛 [《博雅》作“雄”]，五曰连通，六曰序命，七曰修飞 [《春秋元命包》作“循蜚”]，八曰因穆 [《春秋元命包》作“提”]，九曰禅通，十曰疏讫 [《春秋元命包》作“伋”]。容成氏、大庭氏、柏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连氏、赫苏氏、宗庐氏、祝和氏、浑沌氏、昊英氏、有巢氏、朱襄氏、葛天氏、阴康氏、无怀氏。

太昊帝庖牺氏，凤姓也。母曰华胥。燧人之世，有大迹出雷泽，华胥履之生庖牺，蛇身人首，有圣德，隧人氏没，庖牺氏代之，继天而王首 [“首”原本作“者”，今依《帝王世纪》校改]，德于木，为百王之先。都陈。至于共工，霸而不王。

炎帝神农氏，姜姓也。母曰女登，为少典妃。游华阳，有神龙感女登，生炎帝，人身牛首，有圣德，以火承木。都陈，迁鲁。嘉禾生，醴泉出。在位百二十年。

黄帝有熊氏，号轩辕，亦曰帝鸿，少典之子，姬姓也，又姓公孙。少典娶有娇女附宝，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，照效野。附宝孕二十月，生黄帝。龙颜，有圣德，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循 [《史记》作“徇”，《索隐》曰：“一作人”] 齐，长而敦敏，

成而聪明，受国于有熊，居轩辕之丘，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然后得行其志。屈轶草生庭，佞人人则指之。又有景星，麟凤之瑞。乃以凤后配上台，天老配中台，五圣配下台，谓之三公。置左右大监以治人。得宝鼎，兴封禅。帝坐于元（玄）扈之上，太一来下。有大螭如羊，帝曰：“土气胜。”故以土德王。在位一百年，有四妃，生二十五子。

少昊金天氏，一号穷桑，一曰白帝朱宣，帝黄帝之子，姬姓。母曰女节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，下流华渚，意感生少昊于穷桑，是为元（玄）器。姓姬氏，或云己氏。降居江水，以登帝位，以金承土，都曲阜。有凤鸟之瑞，以鸟纪官。凤鸟氏以为司历正，元（玄）鸟氏为司分，伯赵氏为司至，青鸟氏为司开，丹鸟氏为司闭，祝鸠氏为司街，睢〔《左传》作“鸛”〕鸠氏为司空〔《左传》：“鸛鸠氏，司马也；鸛鸠氏，司空也。”此疑有脱误〕，爽鸠氏为司寇，鹁鸠氏为司事，五雉为五工正，九扈为九农正，天下大治焉。

帝颛顼高阳氏，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。母曰女枢。金天氏之末，瑶光之星，贯日如虹，感女枢于幽房之宫〔别卷作“中”〕，右肋有九色毛，生颛顼。以水承金，始都穷桑，徙商丘。

帝喾高辛氏，少昊之孙，蛭极之子，生而神灵，自言其名曰〔原本脱“曰”字，今依《帝王世纪》校补〕俊，并齿。以木承火，都亳，在位十年。元妃有邰氏女，曰姜原，生后稷。次妃有戎氏女，曰简翟〔《世本》作“简狄”〕，生契。次陈鄩〔《大戴礼记》作“陈隆”。○又案：此今《戴记》本误字。《生民檀弓疏》引《大戴》作“铎”〕氏女，曰庆都，生尧。次暋〔《大戴礼记》“暋”作“人”。《世本》又作“瞽暋”〕女曰常仪，生子摯。摯立不善，乃立尧。

帝尧，字放勋，一名同成，育陶唐氏，帝喾之子，伊祁姓也。母曰庆都，为喾妃，出观河渚，遇赤龙而孕，寄伊长孺家产，甲申岁而生尧丹陵也。尧眉八采，日角方目，足有玄武之字，手有三河之文，丰下锐上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，黄收

〔“收”原本讹作“牧”。今依《史记》校改〕纯衣，彤车白马，冬则鹿裘，夏则人葛。采椽不斫，土阶三等。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焦侥氏来献没羽，常年之人得神兽若羊，名曰獬豸。尧乃缉其皮以为帐，分命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。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；日永星火，以定仲夏；宵中星虚，以正仲秋；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

时许耳之子名曰由，字道开，一字武仲（仲武）。武仲黄白色，长八尺九寸，兄弟七人，十九而隐。尧欲禅之，由乃洗耳。是后景星耀于天，甘露降于地，朱草生于囿，凤凰止于庭，有人萑〔《述异记》“萑”作“蒲”。《宋书·符瑞志》又作“人脯”〕、人英之瑞，都于平阳，命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掌四方。在位四十一年。洪水滔天，怀山襄陵，四岳举鲧治水，九年绩庸不成。

五十年，乃更咨四岳得舜，乃在人玃玉衡，以齐七政，类于上帝，祀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辨〔古字辨、偏通〕升群瑞〔《尧典》作“神”〕。尧崩，乃葬济阴城阳，庙居齐郡，有柏树死而更生焉。舜摄政二十八年，尧乃殂，三年礼毕，舜避丹朱于南河。诸侯朝觐讼狱者，不之丹朱而之舜，舜曰：“乃天命也。”初，尧教丹朱棋，以文桑为局，犀象为子。

帝舜有虞氏，龙颜大口，圆天日角，出额重鼻，足履龟文，目重瞳子，身長九尺一寸，常梦击天鼓。母曰握登，早终。瞽史更娶生象，象傲，瞽叟顽，后母嚚，咸欲杀舜，使舜入井，舜凿井傍行二十里，以孝闻。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，四岳咸举舜。尧于是降以女娥皇、女莹〔《列女》作“英”〕，配之妻舜，以观其内；使九男与处，以观其外。二女不敢以贵骄，事舜亲戚甚有妇道，尧九男皆益笃。舜耕于历山，历山之人皆让畔，耕地得金枝银节。渔于雷泽，雷泽上人皆让居。陶于河滨，河滨器皆不苦窳。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尧乃试舜五典，百官皆治，布五教于四方。尧乃老，使舜摄行天子政，巡狩得举用事。卿云出，景星见。西王母使使，乘白鹿，驾羽车，建紫旗，

来献自环之玦，益地之图，乘黄之驷。绥耳、贯胸之民来献珠虾。既陟帝位，以土承火。都平阳。命禹为司空，弃为后稷，契为司徒，咎繇为士，垂为共工，益为朕虞，伯夷为秩宗，夔为典乐，龙为纳言，庶绩咸熙，群瑞毕集，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，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生子商均不肖，舜复禅禹，入九疑山，置铜剑一枚化为砾。今济南历城有祠，太阳山有虞氏三石阙也。禹即位后十五年，舜乃殂，禹让商均，避之阳城。天下不归商均，而之禹。初，商均一名章人。

帝禹夏后氏，名曰文命，字高密，母修己，山行见流星贯昴，意感，又吞神珠慧苡，胸坼而生禹于石纽，夜有神光。长于陇西大夏县。龙角珠庭，虎鼻大口，两只耳朵参楼〔《淮南子》作“漏”。别卷又作“楼”〕，首戴钩铃，身長九尺九寸，胸有黑子如玉斗焉，手长至膝，胫无毛，左手中十七黑子。为人敏给克勤，其德不违，其言可信，声为律，身为度，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命令诸侯百姓〔《史记》作“奉帝命命诸侯百姓”〕。伤先人父鲧之功不成受诛，乃劳身焦思，过门不入，而洪水平。既陟无后，以金承土，都平阳，或营安邑。薄衣食而致孝于鬼神，卑宫室而致美于黻冕。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舟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犂。神鹿出于河水，天锡元（玄）圭。乾吾国献裘，毛有五采。复荐咎繇于天，将以致禅，会咎繇终，复荐益。

禹殂，葬会稽，庙中有铁人、铁苡，石船，庙里有涂山神姑之像，珠玑为帐，宝玉人华，诸庙莫及。当中山水之盛，良辰吉日，罗绮人服，满桥梁之上，皆金翠为饰。神又甚灵，彼人所敬。初，禹娶涂山氏之女生启，三年丧毕，益避启，人不归益而归启。一名建，一名余母，化而为石。启即位，伐有扈氏，启庶兄也。夏禹氏绝，少康出于舜之中，复禹迹也。

成汤姓子，名履，字天乙。狼星之精，感黑龙而生。高天广角隆准，手有纵理，如印绶之文，丰下兑上，皙而有须，长九尺四寸八肘。凡有七号，一名姓生，二云履长，三云瘠肚，四云天成，五云天乙，六云地甲，七云成汤。成汤始居亳，从先王居。

作《商诰》。汤征诸侯，葛伯不祀，汤始伐之。汤曰：“汝不能敬命，予大伐殛之，无有攸赦！”作《汤征》。

伊尹号阿衡，阿衡欲干汤而无由，乃为有莘氏媵臣，负鼎俎，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。汤谓之曰：“自进非道也。”乃令还其本居，使人聘迎之，五反然后从之，任以国政。白狼衔剑，有神人身虎首，献玉镜，白狼九尾，诸国贡玉盘。

入自北门，遇女房，作《女房之歌》[《书序》作“遇女鸠、女房”]。林树久不花，一旦生如凤翼。汤出，见野张网四面，祝曰：“自上下四方，皆入吾网。”汤曰：“噫！尽之矣。”乃去其三面。祝之曰：“欲左左，欲右右，不用命，乃入吾网。”诸侯闻之曰：“汤德至矣，及于禽兽。”当是时，夏桀为虐政淫荒，而诸侯昆吾氏为乱，汤乃兴师率诸侯伐桀，败于有戊氏之墟，奔于鸣条之野，乃改正朔服色，朝诸侯。崩，葬于济阴亳县东北郭，去县三里，冢高七尺。汉哀帝时遣大司空行汤冢。又说曰：“殷汤无葬处。”此言非焉。武丁、大戊，并贤君也。

周文王昌，狼星之精，母曰大任，梦长人感己有胎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以胎教之，洊于豕牢，生文王。龙颜虎眉，身長十尺，胸有四乳，即位为西伯，有雀生鹳于殷城隅，文王增修政。三年，四方诸侯皆服。崇侯虎谮之于纣，纣不纳；费仲又言于纣，欲诛之，纣不从。九年春三月，率六州诸侯朝于殷，崇侯虎又谮之，纣怒，国文王于羑里。虽有忧患，方修先圣之业，广解六十四卦，著其卦词，谓为《周易》。时调西伯为圣，纣疑而未达。长子伯邑考质于殷，为纣御，纣烹之为羹，赐文王以试之，实圣当不食子羹，文王得而食焉。纣笑曰：“谁谓西伯圣者？食其子而尚不知。”纣谓西伯曰：“谮汝者，长鼻决耳也。”文王曰：“此崇侯虎之状。”纣赦文王。四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，文王在酆，九州诸侯咸朝。五纬聚房、心，周之分野。时有乌衔丹书，集于周社，文王乃献洛西赤壤之国方千里，请除炮烙之刑，纣许焉，赐以弓矢斧钺，使专征，天下大悦。有凤凰衔书而至，文王稽首受命，是岁即位，化被江汉之域，以受命之始年也。

周武王发，望羊高视并齿，生而有光，太公、周公作辅。武王渡河伐纣，中流，白鱼跃入舟，长一尺四寸，一说云丹鲤，未知孰是。武王俯取以祭。既渡，有火至于王屋，流为乌，其色赤、其声魄云。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，诸侯皆曰“纣可伐也”，武王曰“未可”。乃还归。居二年，闻纣昏乱暴虐滋甚，杀王子比干，囚箕子，大师疵、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。戊午，师渡盟津，诸侯咸会，共〔文共、恭通〕行天罚。甲子昧爽，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，乃誓。武王左仗黄钺，右秉白旄。纣闻武王来，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。纣师虽众，皆无战心，心欲武王亟入。及纣师，皆倒兵以战，以开武王，武王驰之，持太白旗以麾，诸侯毕拜武王。王乃揖诸侯，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，商百姓待于郊。于是天锡黄鸟之旗，遂入至纣死所，武王身射之，三发而后下车，以轻剑击之，以黄钺斩纣头，悬之大白之旗。肃慎氏献石弩人矢，若庭之国献文犀驼。命释百姓之囚，表商容之间，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，发巨桥之粟，以赈贫弱。时夷雍之子名伯夷、叔齐，不食周粟，饿于首阳，依糜鹿以为群。叔齐起害鹿，鹿死，伯夷恚之而死。

汉高祖刘季，父名执嘉，母曰含始，人池中浴，见玉鸡衔赤珠，名曰玉英，吞之有孕。昔孔子梦三槐间，丰沛邦有赤蛇，化为黄玉，上有文曰：“卯金刀”字，此其瑞矣。帝美髭髯，隆准，容受直言，好谋多欲。平秦楚之难，拨乱反正，虽不修文学，而性明达聪，自监门戍卒，见之如旧。初从民心，作三章之约，天下既定，命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定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陆贾造《新语》。又与功臣剖符作誓，丹书铁券，金匱石室，藏之宗庙，虽日不暇给，规模宏远矣。

汉太宗恒即位，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辄弛以利民。尝欲作露台，台基已成，将构，召匠计之，直百金，乃曰：“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也，吾奉先帝宫室，尝恐羞之，何以台为？”身衣弋绋，所幸慎夫人，衣不曳地，帟帐无文绣。常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兵器无刃，以示敦朴，为天下先。葬霸陵，皆

瓦屋，不以金银铜铁为饰，因山不起坟。南粤尉佗自立为帝，召佗兄弟，以德怀之，佗遂称臣。与匈奴结和亲，而背约入盗，令边备守，不发兵深入，恐烦百姓。吴王濞诈病不朝，赐以几杖。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，常假借纳用焉。张武等受赂金钱，觉，更加赏赐，以愧其心。专务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内殷富，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几致刑措。

至于中宗宣帝，枢机周密，品式备具，工巧器械，先代莫及。民畏其法，吏奉其职矣。

汉世祖文叔，建平元年十二年甲子夜，生于武帝故宫，有赤光照室，影如五麟七凤。后望气苏伯阿为王莽使，至南阳，遥见春陵城郭，曰：“佳哉美气！郁郁葱葱。”帝美须眉，身長八尺七寸，脚下有文色如银印，厚一分。更始起兵，还春陵，远望舍内火光，赫然属天。梦乘赤龙登天上，珠阶玉阙，乃以三千人破王莽百万众。及即位，故能平魄器、公孙述等。在兵既久，厌武事，曾思息肩。皇太子曾问攻战之事，帝谕曰：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，孔子不对，非尔所及也。”每旦视事，日昃乃罢，断远方饷异味奇珍。功臣高枕，无所诛杀。引公卿讲论经理，夜分乃寐。太子谏曰：“陛下有禹、汤之明，失彭、聃之福，愿颐爱精神。”帝曰：“我自乐之，不为疲也。”虽身济大业，兢兢如不及，故能明慎政体，总览权纲。曾有献千里马者，帝曰：“銮旗在前，属车在后，朕乘此安之。”乃以驾鼓车。初巡狩春陵，父老曰：“乞蠲十年。”帝曰：“天下艰难，三年已外，岂能自保？”乃蠲三年。退勋臣，进文吏，身衣大练，色无重采，耳不听郑、卫之音，手不持珠王之扇，宫房无私爱，左右无偏恩。损池御，废弋猎。赐州国并皆一札十行，细书成文。勤约之风，行于上下。尝著《瑞火笼赋》，内外匪懈，百姓宽息。戢弓矢，散马牛，信“止戈为武”也。

魏武帝曹操，用师大较依孙、吴之法，而因事设奇，量敌制胜，变化如神。自著兵十余言，请将征伐，皆以新书从事，临时叉手为节度，从令者克捷，违教者负败。与虏对阵，意思安

闲，如不欲战然；及至决机乘利，气势盈溢，故每战必克。取张辽、徐晃于亡虏之中，皆佐命立功，列为名将。其余拔出细微、登为牧守者，不可胜数。是以创造大业，文武并施。御事三十余年，手不舍书，昼则讲军策，夜则思经传，登高必赋，被之管弦，皆成乐章。才力绝人，手射飞鸟，躬擒猛兽，尝于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头。及造宫室，缮治器械，无不为之法则，皆尽其意。雅性节俭，不好华丽，攻城拔邑，得靡丽之物，则悉以赐有功。勋劳宜赏，不吝千金，无功望施，分毫不与。四方所献，与群下共之。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篋而已。

晋世祖安世，少厉高行，造次必于仁恕，未曾有过言失色于人，然而明达善谋，能断大事。暨登大阼之日，制强国，御下有礼，所以镇压内外，辑静四方，威惠参洽，文武必举，故天下服焉。承魏氏奢侈人弊之后，百姓思古之遗风。帝即谦俭寡欲，亦雅识时变，临朝恺悌，务崇简泰，有人餽雉头裘者，即令烧之。朝廷辑睦，兴居可观，故威服强吴，规模宏远，虽殍国未久，德洽于民矣。其后惠、怀丧乱，中宗东渡，所谓“五马俱渡江，一马化为龙”者也。

宋高祖德舆，清简寡欲，严整有法度，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，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。宁州尝献琥珀枕，光色甚丽，时诸将北征，以琥珀治金疮，帝大悦，命捣分赐诸将。平关中，得姚兴从女，有盛宠，以废事，谢晦谏，即时遣出。财帛皆在外府，内无私藏。宋台建，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，银涂钉，帝不许，使用直脚床，钉用铁。诸主出适，遣送不过二十万，无锦绣金玉。内外奉禁，莫不节俭，后孝武帝大明中，坏帝所居阴室，于其处起玉烛殿，与群臣观之，床头有土障，壁上挂葛灯笼。广州所部二千石，有献人简细布，一端八丈，帝既见，恶其精丽劳民力，即付所司，弹牧守，以布还之，并制岭南勿作此布。帝素有热疾，并患金疮，末年尤剧，坐卧常须冷物，而未能得。后人献石床，帝见善之，寝其上，即觉极以为佳，乃叹曰：“木床犹用功不少，况乃镌石！”即还其人，亦令毁之。帝始游军彭城，置酒

命纸笔，赋诗曰：“先荡临淄寇，却清河洛尘。华阳有逸骥，桃林无伏轮？于是群才并作也。

宋太祖义隆，年十四，身長七尺五寸，好读史书，善楷隶，能文章，温和有人君之德。及南面负人，深以子民为先，台殿堂宇，无所改易。为吏长子孙，居官成姓，号明法令，时人谓有建安、永平之风。每至诸侯王宴集，必先论国家政务，自朝訖晡，乃设食。既而语人曰：“千乘之君，幼居人贵，吾所以未便设食，令此辈稍饥寒也。”经巡历至上库，谓左右曰：“此库内大有钱，殊可羨愿。”左右曰：“此县官之物耳，何羨愿耶？”帝曰：“此皆国家之物，吾奉先帝之祀，常惧羞之。”四方丰稔，仓粟皆红，省租赋米五钱也。

梁高祖武皇帝，生而灵异，有圣德，颈光龙液，舌文八字，顶垂带重丘，额照日象，有文在手，曰武帝并上讳三字。始在髻发，便爱琴书，容止进退，自然合礼。常与儿童斗技，手无所持，蹑空而立，观者击节，咸共称神。及遭献太后忧，哭踊大至，居丧之哀，高柴不能过也。每读《孝子传》，未曾终轴，辄辍书悲恸。由是家门爱重，不使垂堂。登于晚年，探赜索隐，穷理尽性，究览坟籍，神悟知机，读书不待温故，一阅皆能诵忆。所以驰骋古今，备该内外，辨析联环，论精坚白。沛国刘瓛，当时马、郑，上每析疑义，雅相推揖。深沉静默，不杂交游，所与往来，一时才隽，至于得人，门称多士。居宇精肃，常有烟雾，垂帘拱帐，望者竦然。六义四始，尤解礼体。登高必赋，莫非警策。弱冠升朝，令问藉甚。太尉王俭，齐国阿衡，饮上风雅，请为户曹属。司徒竟陵王，齐室驃骑，招纳士林，待上宾友之礼。范云时为司徒记室，深慕上德，自结神游，驱车到门，顷日骤至。上尝旦往报云，云闻街衢洒扫，唤呼清道，俄闻笳鼓之声。云意天子出幸南苑。寻乃上遣通焉，心独怪之，未敢言也。上哲于知人，虑无遗事，历司徒、法曹、祭酒掾，会友辅仁之职。永明九年，出为镇西谏议，西上述职，行过牛渚，直暴风卒起，人泊龙读。既波浪不可静，登岸逍遥。四望梁山，瞻眺墟